

伊斯兰政治轴心是过时的轴心



雅加达: 乌斯曼·坎松

有关我国政治流派说法,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格力弗·克卢兹(Clifford Geertz)的“爪哇宗教”理论,克尔兹把爪哇多元社会分类成三种政治流派,即虔诚伊斯兰教派(santri)、阿庞安(abangan,注:指“名誉伊斯兰”)和绅士派(priayi)。

上述政治流派真正体现在1955年大选。赫贝·费特(Herberth Feith)把1955年大选称作民主选举的试验。我国第一次大选产生了四大政党,即印尼国民党(PNI),印尼穆斯林祈祷理事会党(玛苏米 Masyumi),伊斯兰教士协会党(伊联

NU)和印尼共产党(印共PKI),四大政党反映了我国的政治流派。印共在一次竞选中使用这样的口号:印尼国民党是绅士派政党,玛苏米党和伊联党是虔诚伊斯兰教派政党。但是,印共是“平民政党”。我们可以把“平民政党”用阿庞安派政党代替,因为选举印共的大部分爪哇选民似乎属于阿庞安群体。

这四个政党在大选中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文化平台,印共和玛苏米—伊联党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

在政治平台,尤其是土地改革,印共和国国民党—玛苏米党—伊联党之间也进行激烈的较量。没有土地的农民都支持印共,而国民党、玛苏米党和伊联党获得拥有土地的地主支持。

新秩序时期的大选,努力减少政治流派的紧张状态。把虔诚伊斯兰教派政党汇集到以麦加天房为党徽的建设团结党,基督教政党—阿庞安民族主义者则汇集到印尼民主党。从业阶层的出现可以说是绅士派政党。

虔诚伊斯兰教派政党

和绅士派政党之间,建设团结党和从业阶层党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建设团结党使用的竞选口号是“伊斯兰是我的宗教,天房是我的选择”。而从从业阶层党提出反制的竞选口号是“伊斯兰是我的宗教,天房是我的朝拜方向,从业阶层党是我的选择”。

1977年大选,建设团结党与印尼民主党提出“美卡—星星”的“结盟”口号,以对付从业阶层党。当时建设团结党的党徽改成五角星,象征班查西拉第一原则——至高无上的神。从它建党以来,新秩序政府就不同意建设团结党使用天房作为党徽。但是,由于建设团结党威胁要退出大选,政府不得不批准它使用天房作为党徽。

1999年大选,是改革时期的第一次大选,与1955年大选一样,有48个政党参加大选,流派政治重新出现。高峰是当人协主持的总统选举。人协本应选举美加瓦蒂当总统,因为斗争民主党在1999年大选获胜,获票最多。但是,中间轴心政党以宗教说教宣传说,女人当领导人是“忌讳

的”,拒绝来自民主主义者轴心的美加瓦蒂当总统。

当时是阿敏·赖斯倡议的中间轴心。中间轴心推崇民族主义——宗教系的瓦希德当总统,而能够被伊斯兰轴心或者民族主义者轴心所接受。

这就是瓦希德经常称自己是没钱当总统的,而是靠阿敏·赖斯的中间轴心力量。但是,也是阿敏·赖斯从中作梗,使瓦希德从总统宝座摔下来。

很多伊斯兰政党,还有基督教政党,不能参加2004年大选,因为在大选市场中没有销路。公正党是以伊斯兰教为意识形态的政党,必须改变为福利公正党,才能够参加2004年大选。自2004年大选后,以伊斯兰为支柱的政党,实际上剩下福利公正党,建设团结党,加上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其实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的意识形态是班查西拉。福利公正党和建设团结党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

自2004年大选,流派政治似乎已经不再流行。伊斯兰政党势力不能与民族主义政党竞争。出现民族主义轴心和伊斯兰轴心

的“交融”。民族主义政党拉拢了伊斯兰政党,加入支持政府的政党联盟。

但是,在立法机构大选没有出现流派政治,流派政治出现在总统大选。在2014年大选,2017年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和2019年总统大选,出现了伊斯兰政治化。伊斯兰政治化证明造成了社会的四分五裂。

最近出现组成伊斯兰轴心的倡议,这是来自福利公正党领导人阿哈麦德·赛古和建设团结党领导人苏哈梭·莫诺阿尔法在最近的会晤。伊斯兰轴心只有这两个伊斯兰政党,即使增加了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也不能与民族主义政党轴心竞争。更何况,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拒绝加入伊斯兰轴心,如果将来真的组成,这个伊斯兰轴心的力量是单薄的。福利公正党自从党总主席陆菲·哈善·伊斯哈因涉及贪污案下台,它的获票率在屡次大选中每况愈下。而建设团结党在2019年的获票率在国会是排名最后第一。

可能伊斯兰轴心的倡议是对过去的怀旧情绪所致,怀念伊斯兰政党能够在

国家政治舞台有话语权。在1955年大选,玛苏米党和伊联党成功的与印尼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成为获票最多的四大党。在1999年大选,伊斯兰政党成功地阻挡了美加瓦蒂当选总统。

但是,看当前的政治现实,伊斯兰政党的获票率停滞甚至相对减少,伊斯兰轴心不能与三个大党,斗争民主党,从业阶层党,大印尼运动党代表的民族主义轴心竞争。伊斯兰政治化也造成社会的分化。它是一个昏暗的旧日,也是很难再复兴。所以,伊斯兰轴心的倡议只是旧日的罗曼蒂克情怀。伊斯兰轴心不外是旧日的轴心,是过时的轴心。

(作者简介:乌斯曼·坎松(Usman Kansong),1970年出生于雅加达,1994年毕业于北苏门答腊棉兰USU社会政治学院传播系。曾在印尼多所大学任教,出版多部学术专著。现为《印尼媒体报》(Harian Media)新闻总监。2019年总统大选,担任佐科维—马鲁夫竞选团队的政治传播总监。本文原载于4月21日《印尼媒体报》,一方译。)

印度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者”

廖省: 林越

自4月起,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牵动世界。截至28日,世卫报告印度单日新增病患37万例,连续7天超过30万例;累计新冠肺炎病例达1836.8万例,累计死亡20.4万例。这些数据已让人触目惊心,何况还有传播性、危害性更强的“双变异病毒”。

美国CNN网站27日消息,不少专家认为,真正的病患可能高达20倍,感染人数可能接近4亿,5月中旬单日新增可能升至50万例。这是根据最近印度显示出的情况进行推算,现实可能相当接近这个数字。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也支持专家的评估,认为印度疫情被“大大低估”,现在,印度已经成为“地狱再现”。

中国知名专家张文宏对当前印度的疫情形势解读后认为,印度后续的局面

存在很大的变数。即使马上加快疫苗接种,也已来不及了,更大的暴发还在后面。张文宏提到应对疫情至关重要的两点:首先,政府采取坚决的正确应对;其次,民众密切配合。做好这两点,再加上国际社会的通力协助和支援,才能度过眼前的危机。

印度疫情如此严重,全国上下都有责任。政府第一波疫情趋缓后急着开放,并不断向民众传递已经“战胜新冠”的信号。在第二波来袭前,当局没有警惕性,仍搞竞选集会,放任民众聚集,导致疫情形势急剧恶化;不到一个月,就完全失控了。

而印度民众向来不安分,由于第一波疫情的死亡率偏低,且大量确诊病例是无症状或轻症状,自己在家隔离就能痊愈,让印度人产生“迷之自信”,他们误以为“百毒不侵”、神灵护佑,因此,在重启经

济活动之后,就没人遵守防疫措施了。

《印度论坛报》26日报道称,印度医学会(IMA)副主席达希亚当日表示,总理莫迪对目前严峻的疫情负有责任,称莫迪为“超级传播者”。指他愚昧地组织政治集会,允许庆祝大壶节。“当医学界让人们了解防疫规定时,莫迪却在大型政治集会上讲话,置所有防疫规定于不顾。”“医用氧气短缺是全国许多患者死亡的原因,而氧气项目仍等待联邦政府批准,莫迪政府并没有关注到如此重要的需求。”

达希亚还抨击莫迪称,联邦政府错误地试图将失败的责任推给私营医疗部门和邦政府。达希亚提到农民在疫情中抗议一事,称莫迪自己没有负责任地采取行动,他在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允许农民大规模集会,这造成了严重的新冠传播威胁。

印度卫生系统已被压垮,医生们都精力耗尽,医学院学生及相关学科的人员也到医院支援,但很多重症病人仍无法得到救助。在新德里医院,每张床位上至少躺着两个病人,得不到床位的病人最后死在走廊,甚至救护车上。同时,氧气瓶和药物被黑市商人囤积,在黑市,一个氧气瓶已从6千卢布上涨了5万卢布。

死亡人数也随之飙升,不少家属几天内都找不到能为逝者处理后事的火葬场,不得不将死者尸体停在家中。有些地方把空旷场地改建成临时集体火葬场。有记者说:“这个国家已破碎。无论在哪儿,愤怒、绝望、灰心和无助,仿佛人间地狱。”

印度最初被吹捧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速度最快的疫苗接种计划,但进展尴尬,有六个邦疫苗短缺。尽管三月份就

暂停疫苗出口,但欲振乏力。新德里曾呼吁拜登解除关于“对印度出口疫苗原材料”的限制,但遭到了白宫拒绝,理由是美

国要“优先保障国内抗疫工作”。后来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部分疫苗原材料”的出口限制,但未知还“缺几味药”。印民众嘲曰:空头支票!但莫迪马上致谢。

患难见真情,这句话说得真不假。深陷疫情泥淖的印度终于看到了美英等国的“真面目”。28日,英国援助的抗疫物资送达印度,共有100台呼吸机和95台制氧机。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国目前没有多余的疫苗送往印度。显得格外“抠门”!

澳洲则发表文章,抨击莫迪将印度带入“新冠末世”,引发新德里强烈不满。而日本首相不提对印度疫情的支援,却挑拨莫迪,中国在周边海域的“挑

衅行为”。回想当初搞“美印日澳”四国机制时,美澳日向印度“献殷勤”,真是“世态炎凉”。

无奈之下印度只好向国际求援,巴基斯坦、德、法、俄等国都已纷纷伸出援手,帮助新德里控制疫情。26日,中国的800台制氧机已空运至德里,一周内还会有1万台。印度民众“热烈欢迎”,并表示感谢。但印度政客、媒体仍然对中国“嘴硬”。

面对此番境遇,究竟是否继续帮助美欧实施“重返亚太”战略,而忽视防治疫情,印度确实得好好斟酌了。要想控制疫情,必须全球各国联手行动;无论出于人道主义,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角度,国际社会都不能置身事外,也不应置之不理。但国际道义和公理也不容印度搞地区强权,忙于军演,而成为新冠的“超级传播者”。

疫情过后

雅加达: 莲心

疫情过后,我最迫不及待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家看望老母亲。把隔空相见模式所不能慰藉的思念换成零距离的清欢与相随;把渐渐渐溢的亏欠弥补,以陪伴的方式,把暖暖的幸福握在手心,在还是孩子的日子里……惟愿天意慈悲,拨转乾坤道序如常,让山海可平,重洋可越,心愿可遂!

疫情过后,让我约一约你——我挂念的和挂念着我的亲人、朋友。余生日短,且惜有缘,无论远近,让我约一约你。让我看见你的安康以及疫情磨砺下更具锋芒的成长;让我在你的经纬之度与纵横之阔中欣赏聆听;让我在你的包容与悦纳中娓娓倾诉……在不只是彼此路过的今生,借简单的纯粹的挚诚的酒,再续一场宿醉!

疫情过后,我要向生活请个假,不再为碎银几两而慌张奔忙;不再被家事业事而羁绊捆绑……手持山水请柬,脚踏桃源四方,放逐身心,放野灵魂,于逍遥与拾趣中更旷达的

走进自然走进自己,就算错过一个春夏炎秋韵冬寒,也不惧等待,等待四季如期而至的下一个轮回!待归来,依旧虔心赞叹人间值得,烟火可亲,生活有味!

疫情过后,我们依然要保持学习和思考、觉悟和修正。保持对地球的关爱,对世界的和善,对天道的敬畏……不以贪婪夺取去造罪业,不以恶行蛮霸去祸苍生。人生美好,需要我们自己笃学谦卑、福田自耕;世间美好,需要我们温柔以待,感恩泽被!

疫情过后,我们都习惯了现有的生活节拍的改变和再创造。都努力在“淡”与“放”中更好地去崇尚自我、包容多元和享受精神追求;也都更具知性更事中庸……纵是仍感一地鸡毛,沧桑薄凉,也能悲喜自渡,负重前行。这是历经新冠疫情洗礼后的三重重建和人文提升,值得我们持续奉为!

愿时光不负,未来可期,疫情早过。

愿往后余生,浅笑安然,温良纯美!

星

(外一首)

雅加达: 蔡楚华

星星星!
天上星多月不亮,
地上人多心不平。
星星星!

满天星亮晶晶,

好像蓝板上钉银钉,
多少银钉多少星?
数来数去数不清。

星星星!
夜夜不停眨眼睛,
凝视人间百态情,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慎慎慎!

美哉! 龙之家

河山锦绣龙之家!
蓬莱仙境特殊佳,
适宜修心又养性
环境非凡清幽雅。
青灯黄卷,木鱼梵音,
发人深省,摄慧撷华。
龙之家,泱泱威势,
百物俱兴,
建设俱佳,
经贸革新现代化,
腾飞科技耀中华!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金縷衣劉浩怡書

刘浩怡 书法作品 《金縷衣》

这是唐朝一首七言乐府,富有哲理,涵义深远。它让人们不要重视荣华富贵,而要爱惜少年时光,或劝喻人们及时捕捉爱情的果实,或启示人们及时建立功业。